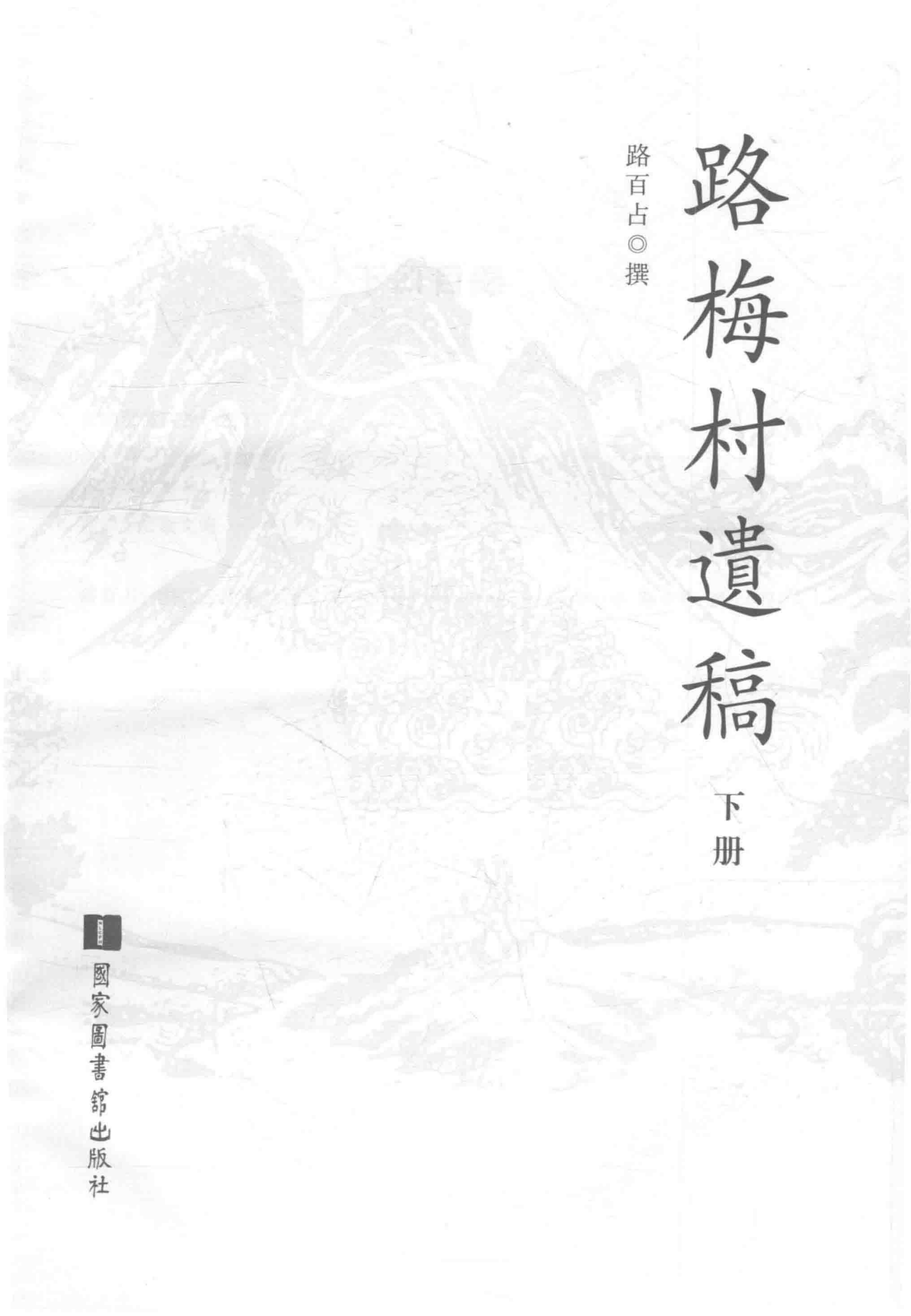


路梅村遺稿

路百占◎撰

下
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路梅村遺稿

路百占◎撰

下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楚辭發微四卷
(卷四)

下冊目錄

楚辭發微四卷(卷四)

卷四 1

屈原列傳發微 217

屈原歷史論文集 489

路百占(梅村)公生平及著述 路中等 撰 697

楚辭發微

第四卷

路百占著

稿 纸

目 次

一、前记	1
二、九歌通论	5
三、九歌发微篇第	66
1、东皇太一	66
2、东君	74
3、云中君	89
4、湘君	104
5、湘夫人	134
6、大司命	151
7、少司命	164
8、河伯	176
9、山鬼	188
10、国殇	199 200

稿 纸

11. 礼魂

209

今。一。些。许。发。生。一。上。卷。刊。印。于。一。九。四。四。年。
迄。于。今。日。已。近。五。十。载。虽。研。读。无。间。而。犹。感。
不。能。如。昔。谓。我。不。力。焉。

四。六。年。北。京。《。国。学。季。刊。》。新。六。卷。第。一。二。期。
全。同。评。价。拙。作。读。之。增。色。六。六。年。李。晓。天。君。
之。《。楚。辞。与。楚。辞。》。一。书。草。稿。于。是。告。成。其。
书。虽。不。成。中。事。例。繁。繁。之。说。一。读。而。知。其。
善。心。殆。尽。失。于。日。寇。临。火。之。期。此。后。生。活。虽。经。
口。为。息。三。时。无。铸。为。力。使。中。下。卷。如。前。是。谓。
人。心。志。不。移。建。国。礼。记。五。十。年。中。无。时。不。
全。因。以。衣。食。为。耻。研。析。屈。史。及。其。眼。者。自。论。
楚。辞。唯。于。昔。日。书。片。断。之。上。有。解。其。意。而。
于。我。史。史。之。眼。人。心。九。章。一。心。六。章。一。心。
一。心。一。心。不。能。解。其。意。而。得。其。意。之。心。

20x15=300

000

001

稿 纸

前 记



余之《楚辞发微》上卷刊印于一九四四年迄今，已近五十载，虽研读无间，而撰述不继。知者谓我不力焉。

四六年北京《图书季刊》新六卷第一、二期合刊，评价拙作，读之增色。文二年姜亮夫君之《楚辞书目五种》（中华版）予以著录，有“书虽不多，而序例极繁”之讥。读后深愧，盖他稿尽失于日寇烽火末期，此后生活蓬转糊口为急，一时无能为力，使中下卷出而见诸国人。顾心志不移，继续札记，五十年中无时或懈。余固以容复默默，研析屈史及屈赋者。自论解疑释难胜于昔日。若庄跻乃史之考辨，更有助于说屈史及屈赋。以视《九歌》《九章》诸诗篇，学人不能解者，余并得而说之，圆通无碍。

稿 纸

固窃喜在心，早不能已于言，而思继为撰著者久矣。

但林彪当道，四害（王张江姚）毁学；增戈机而在上，尉罗张而在下；排斥异己，践踏学术。放眼报刊，如不为其反动政治服务，凡属古典文学之研究，^以竟^献砖~~瓦~~诸妄人；余时如狂如痴，一心潜研，终不以屈原之诗与人能毁灭于魔爪。重见天日，会当有时。中虽家人规止，余则不屈心而抑志。

七五年为慰阔别二十年之心，过舍弟自灵于桂西。谈及吾之爱屈原，兴叹吾业之不幸。乃于右江之侧，以月半时间，撰《屈原列传发微》及《屈传专论》，凡二十餘万言。当赋北归，吾弟仍以必卒業为勉，使能献诸人民。为治屈史屈赋之一助。殷切之望，不敢忘也。

稿

纸

客岁，^の害除矣，真理张矣。信手暇出分
 东方，夜皎皎既明。入奋智能，献身建国，余
 固尊才，敢不邑勉。惜去冬重病，今夏肾炎，
 未及半载，竟厥者三。噫，冉冉已老，孰知何
 日不饭耶？真惧身没，而业不就，乃于病后窗
 前，重理旧笈，耗时两月，再搞“庄跻历史考
 辨”及“九歌发微”，^增赠订“离骚发微”。

“九歌”之诗，除“东皇”赋祀典，“东
 君”借祀礼而抒情外，其他诗章，不见祀神之
 踪影。吕篇题神祇，假以陈怀文中蕴屈史不少
 以论作地，在江南者少，论其作时，当怀楚者
 多，固非一时一地之作也。叔师之论，得失并
 有，朱熹等，说以改定民歌，用之祀典，失于
 不考。凡此愚见，见之“九歌通论”。

研析“云中君”两“湘”之诗，知大夫謬

稿 纸

江入辰淑，旨在联庄跻兴义师，扫秦寇。元以秦兵在巫黔中，不及战，暂作战略退却。大夫乃责怨于庄氏，因不知用兵之妙也。两《司命》于怀世抱大有为之志，适应历史发展，冀怀王统一华夏也。《东君》作于怀王留秦后。陈欢迎太子横归楚之急切情绪。东君，喻太子横也。《河伯》喻齐王。赋伎齐时，说齐王之理辞，及咸从之欢心。《山鬼》，大夫于襄初被放于郢，以山鬼自况。抒对怀襄父子之哀怨也。若《国殇》作于怀世，见大夫报秦之心，虽处放地，仍不稍懈。故其怀激烈，颂悼死国将士，^此凡皆学人所不言者，详见于《发微》。

余之藏书，早多灰灭。为此《九歌发微》端赖旧时札记，或冥搜胸臆。如时间之核对，更劳心神。倘引文有误，实不得已也。兹当率

稿 纸

作脱稿，记始末于此。回首印行《离骚发微》
(即本作上卷)至于今日，虽有五十余年之距，
若就全书论，方丰征途。治学固难，亦由
入钝，自当继为奋勉，汲汲完业，献诸人民，
请正其不然者。倘能受益生前，还当再稿异日。
敢三致祷焉。再者，余当日草稿时正值回害横
行，纸张难买，故以浅鲜文言。

长葛路百占于鄢陵

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泥病缠怀之夜十时

稿 纸

楚辞发微

九歌发微

《九歌》通论

一、《九歌》为屈原创作？抑或改作？

王叔师为《楚辞章句》序《九歌》曰：“《九歌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，^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。屈原放逐，竄伏其域，怀忧苦毒，愁思怫郁。出见俗人祭祀之礼，歌舞之乐，其词鄙陋。因为作《九歌》之曲，上陈事神之敬，下见己之怨结，记之以讽谏。故其文意不同，章句乖错，而广异义焉。又《九辩序》云：“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。是叔师主《九歌》乃屈原之作。虽有见于祀祭，实无袭于旧曲；民歌在于乐神，屈制在“上陈事神之敬，下见

稿

纸

己之怨结，记之以参讽谏，“固用于抒怀。此其大较也。

石之作者，误解王说，竟以屈作乃在取代楚之民歌，用以祀祭鬼神。“隋书·地理志”云：“荆州率敬鬼，尤重祠祀之事，昔屈原为制《九歌》，盖由此也。”沈亚之《屈原外传》：“原尝游沅湘，俗好祀，必作乐歌以乐神，词甚俚，原因棲兰兮山，作《九歌》。”刘禹锡《竹枝词序》“昔屈原居沅湘间，其民迎神，词多鄙陋，乃为作《九歌》。至于今，荆楚鼓舞之。三者并云屈作《九歌》首在祠祀；甚或主屈原之作，意在取代民歌，盖由民间《九歌》，词甚鄙陋耳，此说大不同于叔师。石之人更加恢廓焉。

至宋朱熹竟曰：“《九歌》者，屈原之所作

稿

纸

也。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，其祀必使巫覡作^舞乐歌以娱神。蛮荆陋俗，词既鄙俚，而其阴阳人鬼之间，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，原既放逐，见而感之，故颇为更定其词，去其泰甚。而又因其事神之心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耆不忘之意，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妣，而君子反有取焉。”朱熹之说，虽主屈子因依民歌，更定其词，为修订之工，非创作之人。且用于祀祠，此异于王说也。至云“又因彼事神之心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耆不忘之意，”则又近于叔师。殆其同也。

自朱氏承隋唐之论，倡屈原润邑民间《九歌》，用于祠祀之说出，明清以迄当代，论说《九歌》者，莫不谓《九歌》乃祀神之歌也。或就巫风淫祠，（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证阐朱说

论。或依巫歌巫舞，推想祭祀，或据灵巫预记，考索戏始，新说纷紜，愈出愈奇。倘如朱熹之说，卒为不经，《九歌》之曲，无关祀神，则众说摧折，庶几逸论定也。

二、屈原《九歌》非祀神所用
王逸说屈原《九歌》乃其自制，非祀神之歌。其文至明，不宜误解。然竟有误解，视同朱说者，诚难解之事。若清夏大霖《屈骚心印》云：“读书之疑信，必定理先操于我也。如《九歌》题为鬼神，设诸篇如首篇神降而款享，则如王说谓之祭祀辞章也可。乃卒读之，神有降或不降，或并未言祭祀，或近于淫褻之词，或至于非享之鬼，一派无礼，可弗疑乎？”

夏梅皋曲解王逸说，乃“祭祀辞章。”言近于诬。然转就《九歌》内容，发现多非祭祀辞